

# 駁自然創造論

# 駁自然創造論

(GELENEKSEL ÇİNCE - TAIWAN)

TABIAT RİSALESİ

ISBN: 978-977-708-050-7

ARCHIVE NO: 2018/4973

地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25巷3號11樓

網站：[www.mandarinnur.com](http://www.mandarinnur.com)

電郵：[taiwannur@yahoo.com](mailto:taiwannur@yahoo.com)

選自光明書信集

第二十三道閃光

# 駁自然創造論

作者

白迪歐澤曼

賽義德 努爾西



## 第二十三道閃光

# 駁自然創造論

（本文原是第十七道閃光的第十六個要點，因其重要性，在此將之列為第二十三道閃光。本道閃光將徹底摧毀、葬送自然創造論昧信的思想，並粉碎無神論的基石。）

## 提示

本文以至少包含90個矛盾的“9個不可能性”來揭示自然創造論者的主張的本質是何等的背離理智、何等的醜陋以及何等的迷信。因上述不可能性在其他書信中已被提及，所以在此僅作簡述並略去部分。就此，使人不禁唏噓那些著名的哲學家們是如何接受如此明顯的迷信並推崇此道。的確，他們未曾洞悉他們研究領域的本質。其實，他們的主張的實質及需求其實是下述每個“不可能性”中所表述的醜陋的、自相矛盾的、悖理的迷信。（注）我將以清晰及確鑿的證據為有任何疑惑的任何人詳細證明這一點。

---

（注）：編撰此書信的原因是針對用詆毀“信仰的實質”、將智力不能理解的事物污蔑為歪理邪說等狂妄、卑鄙的方式，及將無神論與自然創造論關聯對古蘭經的攻擊。面對這種攻擊，我將內心強烈的憤慨付諸於筆尖，讓那些無神論者及將真理污蔑為虛妄的一群人嘗到嚴厲憤怒的耳光。不然，光明書信集一貫是清潔、輕柔及溫和的語言的方式。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الَتْ رُسُلُهُمْ أَفِي اللَّهِ شَكٌّ فَاطِرِ السَّمَوَاتِ وَالْأَرْضِ﴾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他們族中的使者說：“難道對於真主—天地的創造者—還有懷疑嗎？（古蘭經14：10）】。**

這節經文以反問的形式闡述“對真主絕無懷疑，也不該有疑慮”，以此彰顯神的存在與獨一性。

**解釋此要點之前的一點提示：**

1922年我去了安卡拉，注意到一些非常可怕的反信仰思想正在以顛覆及毒害的企圖滲透到因伊斯蘭軍隊戰勝希臘軍隊而興高采烈的信仰群眾的思想中。我說：“糟糕！這毒流要禍害信仰的支柱”。依據彰顯主宰的存在及獨一性的該節經文，以摧毀那些反信仰思想為目的，我從古蘭經中引經據典，整理出了一本阿拉伯語的小冊子並交付安卡拉的耶尼根（YeniGün）印刷廠印刷發行。憾於當時通曉阿拉伯語者甚少，認識到其重要性者甚寡，那言簡意賅的小冊子並沒有能夠發揮其效果。很遺憾，那反信仰的思想日益猖獗並四處蔓延。不得已，在這裏我將用土耳其語詳述。鑒於該文的有些部分在別的书信集中已作闡釋，在此不再贅述。其他書信集中提及的部分將匯總於此冊子中。

# 前言

人們啊！須知，有許多危險的掛在眾人嘴邊的散發著無神論味道的言語，被通道的人們在不知不覺中使用著。我們將闡述其中較為重要的三句。

第一個：“因果形成事物”，即因果創造事物。

第二個：“事物自我構造”，即事物自我構造、形成及消亡。

第三個：“自然使事物成為必須”，即自然而然，事物因自然的需要而被創造。

的確，既然一切存在是真實的且無可否認。同時，一切存在的創造都是藝術的、智慧的。並且，事物不是古有的、是新生的。不信教者啊！你們得承認這些存在，或者這個動物是由因果創造，即各種因果關係共同促成了它的存在；或者它自行形成；或者，因自然需要它的存在，所以它的存在自然作用下發生；或者，一切存在是由一個全能的、偉大的主宰創造。從理智上說，除了這四種可能性之外別無它選。那麼，如果能證明前三種選擇是矛盾的、沒根據的、荒誕的、不可接受的。那麼，第四種選擇，即認主獨一的道路成為必然的、最合理的選擇。

# 第一種選擇：

各種因果關係共同促成了事物的形成及被造物的存在。我們將簡述該選擇的眾多不可能性之中的三點。

## 第一點：

假設一個藥房裏有上百個裝滿不同物質的瓶子。如果需要用那些物質配製一粒有生命的靈丹和一劑有活力的妙藥。當我們進入那藥房時發現已有很多配製好的這種靈丹，經過分析發現那藥丹由來自每個瓶子裏的各種物質，按照非常靈敏及精確的比例調製而成，一兩微克的這個物質、三四微克的那個物質及六七微克的另外的物質，等等……每種物質的參配比例都不盡相同，其中任何一種物質過量或不足都必將導致那藥丹喪失活力及藥效。隨後繼續分析那劑妙藥發現它也是按非常精確的比例，由那些瓶子裏的各種物質調配而成，哪怕是輕微的過量或不足都將導致那妙藥失效。五十多個裝在不同瓶子裏的各種物質都需要按照不同的配比來調製。那麼，是否存在那麼一種可能，即在一個很奇怪的偶然中或者在一場風暴中那些瓶子被打翻之後，瓶子中的各種物質按照那精確配比流出並混合在一起形成上述靈丹妙藥？難道有比這更迷信、更不可能、更荒謬的事情嗎？即使一頭再蠢的驢若能張口說話，也會說：“我絕不接受這想法”並溜之大吉。

正如此例，絕對可以說每一個動物都是一粒有生命的靈丹，每一株植物都是一劑有活力的妙藥，因為他們都由非常多樣且相互迥異的物質按照極其精確的比例構成。如果將它們的產生歸功於各種因果關係或各種因素，即認為“因果創造了它們”，那將無異於將那靈丹妙藥的產生歸功於被打翻的瓶子，並且比那還愚蠢、錯誤、且荒謬百倍。

總之，在這大藥房般的世界，用亙古睿智之主的常道和定然的尺度酌取的生命物質必定來源於一種無限的智慧、一種無盡的知識、一個包羅萬象的意志。認為“它們都來源於盲目的、失聰的、不羈的、洪水般氾濫的各種因素、因果及事件”的不幸之徒比那認為“靈丹妙藥來源於被打翻的藥瓶”的爛醉的傻瓜更愚蠢。的確，這味信無疑是愚蠢及癡醉後的妄言。

## 第二點：

如果不將萬物託付於唯一獨一的、具有尊嚴的全能之主，而歸功於各種因果關係，那麼，世界上的眾多因素和因果都應干涉每一個生命體的產生。然而，即使在蒼蠅這微小的生物上，多重且相互矛盾的因素及因果關係以完美的規律、靈敏的尺度、絕對的和諧結合在一起證明了將它歸功於各種因果關係是何等的荒謬。擁有蒼蠅翅膀般大小的意識的人都將會說“這絕對不可能！”的確，一個蒼蠅微小的身軀與宇宙中的大多數

因素和因果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宇宙的一個縮影。如果不將它的產生歸功於亙古的全能之主，那麼其身體所需的所有的物質因素都得在其身邊待命，甚至得進入其軀體及其眼睛的一個細胞內。因為如果將一結果的產生歸功於物質的因素及因果，那麼所有那些因素及因果必須自行存在於那結果邊上或之內。也就是說，你得接受那微小的細胞連蒼蠅的針尖般細小的腳都沒法容下卻要容納世界的基本物質、元素及其運動。

即使虛無主義者中最愚鈍的那些人也恥於附和該主張。

### 第三點：

根據定理：

الْوَاحِدُ لَا يَصْدُرُ إِلَّا عَنِ الْوَاحِدِ

若所有存在有統一性，則必然只有一個來源，即工必有一匠。尤其是，如果這一存在擁有完美的秩序、靈敏的尺度、完整的生命，很明顯這不是源於相互衝突的因果及雜亂之手；無疑的，只能出自全能的、睿智的唯一真主之手。將充斥著無羈、僵硬、蒙昧、攻擊性、無意識的混沌，交於盲目的、失聰的大自然的混亂的因果之手，會產生無限可能的堆積及交叉的途徑，還有那些因果的不斷累積的盲目性，將那個有序的平衡的統一的存在歸功於因果就象同時接受一百個不可能性，這是何等的背離理智。

讓我們先略過這一不可能性，物質的因果作用通過直接接觸來實現。因此，自然因果的接觸，可以觸及生命體的表觀。我們看到，自然因果之手無法到達及觸及那些比生命體表觀更有序、更美妙、更具藝術完美性的內部。

物質因果之手及其所藉之手段在所有層面都無法立足，甚至連渺小的生命體、最微小的動物的整體表觀都無法觸及，因為它們比大動物更具有藝術上的奇異、無與倫比屬性。人們得盲目、失聰到何種程度才會將這些生命體的產生歸功於僵硬的、蒙昧的、粗糙的、遙遠的、龐大的、相互抵觸的、失聰的及盲目的因果。

## 第二個選擇：

所謂“事物自我構造”，即萬物是自生、自成的。無疑，這句話中也有很多不可能性。在許多方面是虛妄和不可能的。以下我們列舉三個不可能性。

### 第一個不可能性：

頑固的否認者啊！你的傲慢使你變得如此愚蠢，竟然一次接受上百個不可能性。須知，你是真實存在的，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物體、一具僵屍或一潭死水。相反，你如一部持續更新的、非常有章有序的機器，同時又如一座氣勢恢宏、不斷變幻宮殿。你體內的每一個細胞每時每刻都在工作。你的身體與整個宇宙，尤其涉及到給養，再關聯到生命繁衍，有著密切的關係以及攝取-給予的聯絡。你體內每一個活的細胞，都在留意以防破壞這層關係及斷開這一聯絡。正因如此，它們謹慎的邁步，它們似乎能夠審視整個宇宙，並依據你與宇宙的關聯發揮作用。憑藉你身體的感官，那些細胞的奇妙的作用讓你從中受益。假如你不承認你身體的細胞是按照亙古全能之主的法律行事的微小職員，或真主的一支軍隊，或定然之筆的筆尖，每一個細胞如一個筆尖，或權能之筆寫下的點，每一個細胞如一個點；那麼，在你眼睛內每一個運作的細胞都必須擁有一個眼睛，能看的到你全身的所有方面，甚至同時也能看的

到與你相關的整個宇宙，並且必須配有上百個天才的智慧才可洞悉你的過去、未來、子嗣、祖上、身體構成元素及給養來源。這類問題正如把一千個柏拉圖的學識和理智賦予弱智者身上的一個細胞，簡直荒謬透頂了！

## 第二個不可能性：

你的身體就如一座擁有一千個穹頂的氣勢恢宏的宮殿。構成穹頂的所有石塊，沒有垂直支撐相互拼接的懸在空中。的確，你的身體比這樣的一座宮殿更加奇妙千倍。因為，你宮殿般的身體一直在完美有序的更新中。更不用說極其曼妙的靈魂、心靈及其它精神意識，僅看下你身體的每一個器官，它們就如一座座穹頂建築。細胞就如組成穹頂的石塊，完美均衡有序的拼接在一起，眼睛和舌頭一樣都像一座奇妙的建築、無與倫比的藝術品在展示真主全能的奇跡。假如這些細胞不是宇宙創造者麾下服從命令的職員，那麼每一個細胞既是身上所有的細胞絕對的統治者，又是相互絕對的被統治者；既彼此類同，又相互排斥；既是絕對存在的真主多數特有屬性的擁有者、源頭，同時又極其受限；既擁有終極絕對屬性的同時，有擁有造物主獨一性的奧秘。實際上，其僅僅屬於獨一唯一主宰的一個極其奇妙的藝術品，假如最後將這些歸功於那些無數的細胞，哪怕有丁點兒理智的人也會非常清晰的明白這不僅是一個不可能甚至是數百個不可能。

### 第三個不可能性：

假如你的身體不是唯一獨一全能亙古之主筆下的作品，而是大自然及因果的印刷品，那麼，印刷你身體所有的細胞，及細胞連接成的組織等，必須得配備數千個自然模具。因為，比如要寫我們手上的這本書，通過一支筆，憑借作者的知識即可成書。假如這本書不是由作者通過他的筆而寫，而是由它自行生成或源於自然；那麼，比如要印製一本書，書中的每一字都需要相應的字模，在印刷時需要準備與所印字數相當數量的字模才可印出那些字。假若要取代作者手中的那支筆，則需要有與所印字數相同數量的字模。有時候用細小的字模在一個一頁大的字內印滿細密的文字，需要數千隻字模。再比如，若要構成你的身體，需要把身體所有的細胞有序的組裝在一起。那麼，若要構成每一個組織和每一個器官，得需要組裝相當數量的字模。來吧，儘管這有數百個不可能性，但你仍然認為有可能。那麼，為了製造那些有序的藝術的字模、完美的模版和筆，若不將它們歸功於唯一之筆，那麼要製造那些筆、模版和字模得需要相當數量的筆、模版和字模。因為，它們也是被造的同時又組織井然並具藝術性。如此類推，迴圈不止……

至此，你要明白，這樣一種思維方式中有你體內細胞數量級的不可能性和謬誤。頑固不化的人啊，你當慚愧並遠離這種迷誤。

## 第三個選擇：

“自然使事物成為必須”，即自然使其成為必須，自然而然，自然創造了它們。這一說法有很多不可能性。下麵我們列舉三點：

### 第一個：

存在，尤其在生命體上，展示著可洞察的、啟智的藝術和創造，若不把它們歸功於亙古永存的定然之筆和真主的全能，而把它們歸功於盲目的、失聰的、無意識的自然和能量；那麼，為了創造萬物，就必須在萬物體內安裝無數的精神機器和印刷機，甚至賦予萬物創造和管理宇宙的能力和智慧。比如，我們在地球上的玻璃碎片和小水珠中可以看到太陽的鏡像和陽光的反射。若不將那些太陽的鏡像和反射歸功於天空中的唯一太陽，否則，我們就得接受除了太陽，在每一個比火柴頭還小的玻璃碎片裏必須存在一個客觀、真實的具有太陽屬性的太陽——雖然微小，但功能健全；由此，我們必須得接受有玻璃碎片數量級的真的太陽的存在……由此類推，若不把萬物和生命體直接歸功於亙古永存的真主名下，那麼，我們得接受在萬物體內，尤其是每一個生命體內必須存在擁有無限能力和意志、無盡知識和智慧的一個自然、能量甚至主宰。這樣的觀點，是世間不可能性中，最荒唐、最迷信的。將眾世界的創造者的藝術歸功於虛妄的、微不足道的、無意識

的自然，這類人毫無疑問比動物還要動物、無意識百倍。

## 第二個：

若不將井然有序的、均衡的、藝術的及智慧的存在歸功於無所不能、睿智的主，反而歸功於自然，那麼需要在每一小塊土地內，配有整個歐洲的工廠和印製廠數量級的設備和印刷機，才能讓它成為出產無數鮮花和水果的搖籃。因為，將各式花種埋在花盆內的土壤裏，可以真實的看到土壤似乎能夠構造、賦予各種鮮花相互迥異的形態。若不將這一能力歸功於全能偉大的真主，那麼得在那個花盆內的土壤裏為每一朵花配備一部精神的、相互迥異的、自然的機器，否則這種情況絕不可能實現。因為，花種就如同動物的精子和卵子，它們的構成物質是統一的。即，由氫、氧、碳和氮等而組成的一團物質，再加上空氣、水、溫度、陽光等各自簡單、無意識的因素，在如洪水般自由、無序流動的情況下，無數形態迥異、井然有序及藝術般的花朵從那塊土壤中生長出來，這明白、亟需要那盆土壤內配備如歐洲那般多的精神上的、微小印製廠和工廠，這樣才能編織出那麼多有生命的布料和千姿百態的錦繡。

至此，你可以評判自然創造論者昧信的觀點是何等的背離理性。奉自然為創造者的人們愚蠢

且瘋癲，儘管那些自然創造論者聲稱“我們是科學工作者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你看到事實上他們是何等的背離理性和科學，還有用所有層面上都站不住腳的、絕對不可能的歪理邪說為自己開山立派的本質，會讓你啞然失笑、不禁唾棄。

如果你問：若將萬物的存在歸功於自然，會有詭異的不可能性和無法解釋的難題；若歸功於唯一自足的真主，那些難題又如何解決呢？那些極端困難的不可能性又如何轉變為理所當然的呢？

答復：第一個不可能性裏提及的太陽的反射鏡像，太陽如何極其容易好不費勁的通過小至玻璃碎片大至洋面映射出的類似的小太陽，輕而易舉的展示其光芒和影響；假若切斷每塊碎片與太陽的這一關係，你得接受在每一塊碎片的表面存在除太陽外的一個太陽這樣無法解釋的難題。若把每一個存在直接歸功於獨一自足的真主，那麼問題就變得理所當然，存在所需的所有東西，都能夠通過一個捷徑、一個關聯及映射到達真主。若切斷了這一聯繫，即把萬物的角色從真主的職員降級到一無是處；若讓它們自生自滅或把它們交給自然；那麼，無法破解的難題類似蒼蠅般的生命體的、宇宙的小模板一樣的極其美妙的軀體的創造，你得相信其中是盲目的自然的能力和智慧在經營宇宙的創造和維護。這不是一個不可能性，而是千萬個不可能性……

總之，正如絕對存在的真主絕不可能有匹偶和匹敵。如他沒有配偶一樣，絕對沒有他者可以干涉真主的調養和創造的事務。

至於第二個不可能性中的問題在其他章節中已有論證。若將萬物歸功於獨一唯一的真主，那麼萬物就如同一物般簡單和容易。若要歸功於因果和自然，那麼一物如同萬物般複雜和困難。多方的證據已充分證明，我們拿其中的一個作為總結：比如一個人，若成為國王的將軍或者官員，便與國王有了聯繫。這個將軍或官員憑藉那一聯繫的力量能做出超過他自己能力千萬倍的事情。有時候甚至可以國王的名義俘虜一位諸侯。因為，在執行任務時他不需要也沒必要背負行事所需的全部裝備和兵力。憑藉這一聯繫，國庫和整個軍隊都是這名將軍的後盾，為他提供裝備和兵力。即，他所做之事情莊嚴如同國王之事、他的影響輝煌如軍隊之影響。又好比一只螞蟻，作為真主的僕從，可以摧毀法老的宮殿；通過那一聯繫，一只蒼蠅也可消滅尼姆羅德(Nimrod)；同樣通過那一聯繫，如小麥般細小的松籽，能長成一株參天大樹（注）。若切斷那一聯繫，或那

---

注：的確，通過那一聯繫，那顆種子獲得真主的定然的指令，從而展示那些奇妙的任務。若切斷那一聯繫，那麼創造那顆種子所需要的設備、能力和技藝，比用於創造一棵巨大松樹的還要更多。因為，山上的那棵真主大能之作的松樹的所有組成部分的發育程式必須在松子內的定然之中。因為，松籽是製造那棵巨松的工廠。松籽內定然的松樹通過真主賦予的能力從而發育成一顆松樹。

位將軍被解職，那麼他得自己準備行事所需的裝備和物力。這樣一來，他只能做他能力所及的事情。若要求他執行上述第一種情況中輕鬆的任務，那麼他必須手提一支軍隊的裝備，肩扛整個軍工廠，這種說法，甚至是編織荒誕不經的故事博人一笑的丑角兒也羞於啟齒！

總之，若將萬物歸功於絕對存在的真主，就理所當然的容易了。將創造歸功於自然，事情就會變得極端困難而且背離理智。

### 第三個：

這一不可能性在其他章節做過解釋，以下是其中的兩個比喻。

第一個比喻：一個遠離文明生活的野蠻人走進了建在杳無人煙沙漠中的一座裝飾有全人類文明成果的宮殿內，看到了成千上萬井然有序的陳列品，其未開化愚昧的認為，“這宮殿沒有外來者參與建設，一定是宮殿內的什麼東西建造了這座宮殿及宮內所有東西”，他開始四處搜尋。無論他看見什麼東西，他那野蠻未開化的腦袋無法接受其中某物創建了這些東西。隨後，他發現了一本筆記本裏有記錄這宮殿的

建築方案、陳列品清單和管理規則。雖然他意識到這個筆記本同宮內的其他東西一樣，無手足、無耳目、無工具，不具任何能力建造和裝飾這一宮殿。對比宮殿內的其他東西之後，注意到

筆記本裏包括所有宮殿相關的知識原理，他無可奈何的認為，“就是這個筆記本設計、建造並裝飾了這座宮殿及宮內陳列品”，愚昧讓他說出了這般愚蠢瘋癲的話。

因此，如上述比喻所述，一個持否定真主存在的自然創造論思想的野蠻人進入比上述宮殿井然有序、完美無數倍且處處充滿奇異智慧宮殿般的世界，儘管看見世上的這一切，但他卻不認為這些藝術品都是萬物之外的絕對存在之主的傑作。他否認真主的存在，並極其錯誤的把宇宙中的真主的定然的可寫可改的畫板、記錄著全能之主不斷更新與不斷更改的法律程序的筆記本、造物主的常道之法的合集和源自養主的藝術品清單命名為自然規律。他繼續說道：“既然存在需要一個理由，這裏除了這個筆記本，似乎沒有看到別的東西與其有任何聯系。儘管理智的所有層面都不會接受：這個無耳目、無意識、無能的筆記本無法創造，因為創造是絕對的調養者的事務同時必須擁有無限的能力。儘管如此，我還是不接受存在亙古的造物主，我覺得最合適的說法就是這個筆記本創造了這些，還會繼續創造”。

對此我們也說：蠢到骨子裏的蠢貨！從自然創造論的泥坑中抬起頭來，朝後看！你會理解從微粒到行星，萬物以各自不同的語言作證和指證存在一個偉大的造物主，你會參悟建造那座宮殿的及在那個筆記本裏寫下宮殿建築方案的亙古的

造物主存在的跡象。服從安拉的法令、謹遵古蘭經，你將從那些歪理邪說中獲得拯救。

第二個比喻：又一個野蠻人走進了一個宏大的軍營。他看到了一支非常有組織有紀律軍隊集體操練的情景：他注意到在一位軍官的一聲令下，一團、一營、一排的士兵集體起立、蹲坐、前進及開火。他未開化的腦袋無法理解並否認軍官依據國家的體系和國王的律法指揮軍隊；他臆測這些士兵們一定是被一條繩子相互牽連在一起的。他甚至覺的很驚奇，臆想中的這條繩子是多麼神奇啊。之後，他繼續上路，在星期五聚禮的時候走進一座宏偉如阿亞索菲亞（Ayasofya）的清真寺，親眼目睹了全體穆斯林跟隨一個人的聲音站立、鞠躬、叩頭及端坐。他不理解這一切源於精神的天啟的律法中包羅萬象的伊斯蘭教法、源自教法創立者下達的精神準則，他臆測這些穆斯林一定是被一條繩子牽連在一起，並任由那神奇的繩子支配擺布。他帶著這種荒唐的讓最野蠻空有人形的野獸發笑的臆想離開了。

如上述比喻，一名持純粹暴戾的自然創造論思想的、忤逆的、愚昧的昧信者走進這一亙古永恆的統治者的一個氣勢磅礴的駐紮著萬物大軍的軍營般的世界，或亙古受崇拜之主的一座井然有序的清真寺般的宇宙。他把源自亙古的統治者的

智慧體系的宇宙精神律法臆想為獨立的物質性的物質；同時把宇宙調養者律法的尊嚴和亙古的受崇拜者的原創法則的精神及知識之源的判決與準則，臆想為獨立的外在和獨立的物質性的物質；將造物主的權能的位置，用源於真主的知識和跡象的僅僅可獲的知識範疇內的法則代替，並將創造的能力賦予它，並稱其為“自然”，僅僅把來自造物主的權能的跡象的能量當作一個有能力的、獨立的、無所不能者；這比比喻中的野蠻人更低賤愚昧千倍。

總之，自然創造論者口中虛構的、虛妄的自然那玩意兒，若有真實外在的持有者，充其量是一件藝術品，而絕不是一個藝術家；它是一件雕琢品，而絕不是一名雕刻師；它是判決，而絕不是法官；它是一部原創的法律，而絕不是立法者；它是一簾被造的尊嚴之帷幕，但絕不是造物主；它是一個被動的被造物，而絕不是主動的創造者；它只是規律，不是能力，絕不能為所欲為；它是一個接受者，而絕不是一個源頭。

結論：正如本文開頭所言，用理智分析，萬物的存在除了以上四種途徑，不可能想到其它途徑。而這四條種途徑中的前三條的虛妄與荒謬分別通過各自的三個明顯的不可能性透徹的證明了。當然，也就結論性的證明了第四條途徑必然清晰的唯一的途徑。

那麼第四條途徑為：本文開頭所引述的經文

﴿أَفِي اللَّهِ شَكٌّ فَاطِرِ السَّمَوَاتِ وَالْأَرْضِ﴾

【“難道對於真主——天地的創造者——還有懷疑嗎？”（古蘭經14：10）】

毫無疑問清晰明確的昭示了絕對存在的崇高的主宰，萬物直接源自他的大能，天地在他掌控之中。

信奉因果和崇拜自然的可憐的人們啊！萬物的本性如同萬物的本身也是被造物，因為它們是藝術的、不斷的更新著；正如每個結果，表觀的原因也是被造的；鑒於萬物的存在需要很多的設備和工具，因此，存在創造自然和創造原因的絕對的全能之主。這位絕對全能的造物主，何需那些無能的媒介參與真主的調養和創造呢？絕無此需！的確，結果和原因同時直接被創造，為了展示他的各種尊名和智慧的明證，為了揭示萬物的各種表觀缺陷、殘缺和不足的根源，通過一個安排和組織同時賦予其一種表觀的相關和對比，將因果和自然作為真主大能的帷幕以維護他的尊嚴。試問，讓一名鐘表匠製造一個鐘錶內的齒輪，讓他把它們組裝成一個時鐘更容易呢，還是讓他在每一個齒輪內製造一個奇妙的機器，隨後將鐘錶的製造交到那機器的僵硬的手中更容易呢？恐怕沒這種可能性吧？用你們殘跛的理智來判斷吧！再問，讓一位作家準備好紙張和筆墨，讓他親自動筆寫書更容易呢，還是讓他在那些紙

張和筆墨內製造一部那本書專屬的、比那本書更精妙複雜打字機，袖手旁觀讓那無意識的機器寫這本書更容易呢？這不是比寫書更困難百倍嗎？

如果你說：製造一部能寫書的機器比寫書困難百倍，不過這樣的一部機器在大批量複製同一本書這方面肯定有便捷吧？

我們的答復是：亙古的雕刻師以其無限的大能，以其無盡尊名的跡象的持續更新，用相互迥異的形態去展示萬物的特徵及特別的面孔這樣的創造；萬物仰賴的造物主筆下的書籍絕不會雷同。無論如何，用不同面孔就是為了表達不同的涵義。請看下人的面孔，五官和諧的排列在這張不大的臉上，從人祖亞當至今甚至到永恆，每個面孔對比其他面孔，每張臉上都有明顯的區分標誌。可以說每張臉都是一本書，僅藝術的組織就要不同的字模、不同的排列和不同的編輯。為了運輸、安放和分類製造新品所需各種物就要完全迥異的車間。我們把自然比作一個虛擬的印刷廠，不只是一個印刷相關的組織和流程即相應的字模按序排列，就一個生命體軀體的組成物質、全世界內特有的度量、特殊序列的製造、取材及交付印刷比一般意義上的印刷組織困難百倍，那個生命體的印刷得需要絕對全能者的能力和意志。這個印刷的可能性和假設是純粹空洞的夢囈。

如上述例子中的鐘錶和書本，偉大和掌控一切的造物主，創造了因果又依因果創造結果。用

其智慧將結果與因果相連。安拉以其意志使以安拉常道的名義維護宇宙有序運行的規律的原創大法成為造物主的明證，以及自然萬物自我的一面鏡子、一個反映。安拉用其大能創造並使自然依據其大能創造萬物的表觀方面，使其互相混雜…難道還有比接受這樣極度合理的及有無數證據的結果的真理更容易的嗎？恐怕完全沒必要，不是嗎？難道要你們所說的僵硬的、無意識的、被造的、被加工的、簡單的因果及自然賦予創造萬物所需的無數的設備和工具以及智慧和見識，讓它們自己操作，這樣更容易？恐怕絕對超出了可能性，不是嗎？我們讓你那殘跛的理智恢復正常。

昧信者與自然創造論者回應：既然你想讓我的理智恢復正常，我也要說：我承認至今我們走的是錯誤的道路，完全不可能性的，一個極其有害的和極度醜陋的軌跡。有丁點兒意識的人都會通過前面的證偽明白：將創造歸功於因果和自然，是被摒棄的、不可能的，萬物直接由絕對存在的安拉創造，是當然的、是必然的。讚美真主賜予我信仰，只是還有一個疑惑，我接受真主是創造者，但是因果在有些無足輕重事物的創造上的干涉並獲得了部分贊譽，這對眾世界調養者的王權有傷害嗎？會給他的王權帶來損失嗎？

答復是：正如我們已在光明書信集的部分章節裏精闢的論證過，統治權的事務會拒絕干涉。甚至一個最卑微的統治者、當權者，也不會容許他的兒子涉足他的統治範圍。歷史上，僅僅因

為懷疑其統治權會被干涉，有些虔誠的蘇丹將其無辜的兒子處死。可見，在統治權上這個“拒絕干涉規則”是多麼基本的常理。一個置上放兩個當權者，一個國家出現兩個君主，在統治權上獨立的要求“阻撓參與規則”在人類史上導致了太多激烈的政權更迭。人的無能和亟需幫助是人追求發號施令權及統治權的根源，你在這個層面上看，拒絕干涉、阻撓他人的干預、絕不接受統治權的分享以及極度瘋狂的維護領域的獨立；你若能衡量請看，偉大的主宰的調養性的層面上的絕對統治權、主宰性的層面上的絕對發號施令權、唯一性層面上的絕對獨立權、無所不能的層面上的絕對無求，無論如何拒絕干涉、阻撓分享及掃除匹偶是統治權必然的需要及當然的要求。

至於你的第二個疑問：若部分無足輕重的部分僕性歸於部分因果，會給從微粒到行星般的被造物的、應向絕對受崇拜的絕對存在之主敬獻的僕性帶來什麼損失？

答復：這個宇宙的創造者統治者創造的宇宙仿佛一顆樹，有意識、有感知的生物為其完美的果實，其中是人萬物之靈。人被造的最重要的結果、目的和人生的目標是感恩和崇拜真主，絕對的統治者、獨立的發號施令者創造了宇宙的唯一獨一之主為了讓人傾愛、認識自己，怎麼會把整個宇宙之果的人以及人的最崇高的果實的感恩和崇拜拱手相讓呢？他怎會做與其智慧完全相悖，而使創造的目的和宇宙的

結果成為徒然呢？絕不可能！他怎會否定自己的智慧和調養性，欣然把萬物的崇拜拱手相讓呢？他允許這樣嗎？真主通過其跡象的昭示讓人無限程度的傾愛和認識他自己，他把最完美被造物的感恩、感激、傾愛和僕性讓給因果而忘卻自我，這不否定了他創造宇宙的崇高目的嗎？拋棄了自然創造論的朋友！你說呢？！他說：感贊真主，我的兩個疑惑已經解決，你用兩個振聾發聵的證據昭示了有關主宰的獨一性和他是憑真理受崇拜之主以及除他外絕無受崇拜者，否認它們如同否認太陽和白天般自大。

# 結論

這個撇棄了自然創造論思想的昧信而轉向正信的人說：感贊真主，我的疑問不復存在了。但是我有幾個問題希望得到解答。

## 第一個問題：

我們聽許多懶散並且放棄拜功的人說，真主何需我們的崇拜呢？古蘭經非常嚴厲和反復以放棄拜功入火獄般驚駭的懲罰進行警告。針對這無關緊要的過失，加以極度的嚴苛，這與溫和、正直及公正的古蘭經的陳述風格相符嗎？

答復：是的，真主無需我們的拜功，的確，他對任何東西都是無求的。但是，你需要崇拜，因為你有精神上的疾病。我們在光明書信集裏論證了很多次，崇拜真主是治療精神創傷的良藥。若有一個病人，一個極富同情心的醫生根據他的病情反復囑咐他服用專門的特效藥，他卻對醫生說，你有什麼需求，如此反復的讓我吃藥？你知道這事有多麼荒唐。

至於古蘭經中有關放棄拜功的嚴厲的警告和駭人的懲罰，如同一位國王為了維護其臣民的權利，對一名罪犯據其侵犯其國民權利的罪行，施予嚴厲的懲罰。同樣，一名放棄崇拜真主和拜功的人，是對亙古永恆的真主麾下萬物權利的極大侵犯及精神上的不義。因為，萬物的完美屬性通過它們面向造物主的讚頌和崇拜而展現。放棄

崇拜真主的人看不到也不能看到，甚至否認萬物對真主的崇拜。那樣降低了憑藉崇拜和讚頌真主而享有崇高地位、每一個都是萬物仰賴者筆下的書、每一面源自真主尊名的鏡子的萬物的崇高的地位，貶低到一個無足輕重的、無功能的、僵硬的及卑微的地位，這是對萬物的侮辱、對它們完美性的否認和冒犯。的確，每個人都可通過自我的鏡子窺探這個宇宙。真主把人創造為一個用於度量宇宙的尺度和天平，從這個世界中賦予每個人一個特別的世界，根據人內心的信仰展現那個世界的色彩。比如，一個極其絕望憂傷的哭泣的人眼中的萬物在絕望哭泣，一個興高采烈滿心歡喜的人眼中的世界在歡笑。一個善於思考、專心拜功和讚頌真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開及洞察萬物的真實存在的可證實的崇拜和讚頌；因疏忽或昧主而放棄崇拜真主的人，會對萬物對真主的崇拜及真理的完美性有完全矛盾、相悖及錯誤的懷疑以及對它們精神上的權利的侵犯。另外，放棄拜功的人，因為他不是自己的主宰，所以是對自己作為主宰的一個奴僕的自我虧枉。他的主宰，為了使奴僕的權利免遭其私欲的侵害，故而發出駭人的警告。放棄真主造人的結果和目的的功修，是對主宰的智慧及神祇的意志的一種冒犯，他因此而受罰。

總之，一個人放棄拜功，是對他自身的戕害—因為他是真主的奴隸和僕人，是對整個宇宙的真理的完美性的侵害和虧枉。的確，昧信是對所有

存在的侮辱，放棄崇拜真主是對宇宙的完美性的否認。對神祇智慧的褻瀆，理當受到駭人的警告及嚴厲的懲罰。

因此，奇跡明證的古蘭經為了表達這種懲罰的正當性和上述的真理，奇跡的選擇了那種嚴厲的表達方式，為了與天衣無縫的真理的修辭風格相吻合，根據情況需要而作的適應。

## 第二個問題：

拋棄了自然創造論思想轉向正信的人說：每個存在，在每個方面、每樣事情、每個事物及每種事務中都服從神祇的意欲和主宰的大能，這是不可比擬的真理。

其宏大性的層面，我們有限的理智無法觸及。但是，通過我們眼睛可以看到的無盡的多樣性，以及萬物創造的極其容易，還有之前的證據也證實了唯一途徑上的萬物創造的無限容易、簡單，正如古蘭經經文直觀的極其簡單的昭示，

﴿ مَا خَلَقَكُمْ وَلَا يَعْثُبُكُمْ إِلَّا كَنْفُسٍ وَاحِدَةٍ ﴾

﴿ وَمَا أَمْرُ السَّاعَةِ إِلَّا كَلَمَحٍ الْبَصْرِ أَوْ هُوَ أَقْرَبُ ﴾

【創造你們和復活你們只像創造一個人和復活一個人一樣(古蘭經31:28)，復活時刻的到來，只在轉瞬間，或更為迅速(古蘭經16:77)】，把偉大的真理昭示為一個最被認可的、最可信的問題。這容易性的奧秘和智慧是什麼？

答復：在第20封書信中的第10個言辭裏的明證

وَهُوَ عَلَىٰ كُلِّ شَيْءٍ قَدِيرٌ

【他對於萬事是全能的（古蘭經30:50）】，已用一個非常明白的、結論性的、信服的方式做了揭示，尤其是那篇書信的附錄更清晰的證明瞭，把萬物都歸功於唯一的造物主，如同一物般簡單；假若不歸功於唯一獨一之主，一個被造物的創造如同創造萬物般困難，創造一粒種子如同造化一棵樹般困難；若歸功於真理的造物主，宇宙如一顆樹，一棵樹如一粒種子，樂園如一個春天，春天如一朵花般輕而易舉。請用心觀察，無限多樣、廉價的不同類別的個體龐大數量的容易出現，秩序井然的、藝術的、珍貴的萬物龐大數量的容易及迅速存在的奧秘所在和其中的智慧，我們從已展示的數百個證據及在光明書信集的其他章節有詳細解釋之中選擇一兩個精簡的例子。比如，把一百個士兵交予一位軍官管理比把一個士兵交給一百位軍官管理容易一百倍。同樣，武裝一支軍隊士兵，通過一個指揮中心、一個法律、一個兵工廠及一個國王命令，數量上如同武裝一個士兵那樣容易；武裝一個士兵，通過多個指揮中心、多個兵工廠、多名指揮官，數量上如同武裝一支軍隊一樣困難重重。因為，要武裝單獨一個士兵，必須要有武裝整支軍隊所需的多個

兵工廠。再如，通過獨一性奧秘的角度，一棵樹通過其根、樹體的轉運中心以及新陳代謝的規律獲得生命所需的營養物質，結出滿枝的果實好比結一個果實一樣容易；若脫離獨一性用多重性的角度看，每一個果實所需的營養物質都有不同來源，結一個果實就如結滿樹果實一樣困難，甚至創造一顆包含所有生長程式和資訊的能發育成那棵樹的種子會如創造整棵樹一樣困難。因為，整棵大樹生存所需的所有營養物質也是一粒種子發育生長所需。

如上述例子，有數百個例子都昭示了，通過獨一性，數千個存在物的創造極其容易，比通過二元性或多元性創造一個存在物更加容易。光明書信集的其他部分已對這一真理作了板上釘釘般的論證，你可以參考那些內容，在此我們僅從知識、安拉的定然及主宰的大能的角度闡述這容易性、簡單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奧秘。

你是一個存在物，如果把你自己託付於亙古全能之主，如劃火柴一樣，通過無限大能和一個命令，從無到有，瞬間就創造了你。若不把你自己歸功於他，而歸咎於因果物質和自然，你既是宇宙的有序的精華和成果，又是它的小目錄和清單，為了創造你必須用細密的篩子篩選宇宙及各種元素、用精確的度量從宇宙各方採集構成你身體的物質。因為，因果物質只能被加工組裝、整理。絕不可能從無到有創造自

身沒有的東西，這是所有有理智的人的共識。這樣一來，若要創造出一只小生命體必須從宇宙各方收集所需的素材。

因此，你要明白在獨一性和認主獨一的道路上何其容易，在舉伴真主和迷誤的道路上何其困難！

另外，真主的知識方面也有無限的容易性。定然，是真主的知識的一種，依據每個事物精神的及特別的模式設置了一個度。這定然之度，讓事物的存在依據計畫和模具進行。安拉的大能進行創造時，極其容易的按照定然之度進行創造。若不認為其中包羅萬象、無邊無際及亙古的知識的掌握者是具有尊嚴和大能之主，如前面所提及，不只出現千萬個困難，而是會出現上百個不可能性。因為，若不是那定然及知識之度，創造一個動物，必須在其微小的軀體內使用無數個外來的、物質的模具。

至此，你要理解在認主獨一上有不盡的容易以及在迷誤和舉伴真主上有無數困難的奧秘：

﴿وَمَا أَمْرُ السَّاعَةِ إِلَّا كَلَمْحِ الْبَصَرِ أَوْ هُوَ أَقْرَبُ﴾

**【復活時刻的到來，只在轉瞬間，或更為迅速（古蘭經16:77）】，**

你要知道這是多麼真理的、正確的及崇高的陳述一個真理的經文。

### 第三個問題：

先前的敵人，現已成為教胞的遵循正道者說：之前有些非常著名的哲學家聲稱，沒有什麼東西是從虛無中被創造，也沒有什麼東西會成為虛無；只有組裝和分解，宇宙工廠依據這個規律而運作。

答復：沒有通過古蘭經之光審視萬物的哲學家中最負盛名者們認為，通過自然和因果的媒介萬物形成和存在有不可能程度上的困難（前面我們已有論證），他們分成了兩派。

第一派是虛無主義者，他們撇棄人的可感知的理智，跳進了比動物還動物更低賤的愚蠢中，他們否認宇宙的存在，甚至否認自身的存在，在迷誤中的他們認為否認自身、否認宇宙比接受因果和自然為創造者更加容易，進而掉進了絕對愚昧的深淵。

第二派迷誤的認為，從因果和自然是創造者的角度看，一只蒼蠅和一粒種子的創造有無限的困難，需要具備一種超乎理智的能力，故而他們被迫否認從無到有的創造。他們認為“從無不可能到有”以及成為虛無也不可能，“有不可能成為無”。他們臆想憑藉物質微粒的運動、風的偶然碰撞形成一種組裝、分解、散開、聚集機制的學說。你來看吧，他們是愚蠢、愚昧至極還自認為最聰明的人們，你要明白，這種迷誤使人變

為何等可笑、卑賤及愚昧。吸取教訓吧！每年地球四十萬物種的創造，六日內天地的創造，六周內、每個春天裏比宇宙更藝術的、智慧的生命世界的創造屬於亙古全能之主，在亙古的知識領域內，好比用一種藥水寫出肉眼看不到的字，為了使其顯現要塗抹一種藥水一樣的萬物資訊的安排和度的定制，將無形的萬物資訊賦予有形的存在……他們認為亙古大能之主無法觸及並否認他的創造，這比第一派更愚蠢、更愚昧。這些不幸的人，他們除了絕對的無能及一點兒自由意志別無所有，卻有如法老般的自我欲求，不能使任何東西湮滅，不能從虛無中創造哪怕一個微粒、一種物質，他們確信因果和自然之手無法從無到有進行創造，愚蠢的聲稱“無不能到有，有不能到無”這一虛妄、錯誤的法則，試圖把絕對全能之主也包括在內。

的確，具有尊嚴的全能之主有兩個創造途徑。第一個，原創和原造，即從虛無到有存在，並為存在從無到有創造所有所需。第二個，再造和改造，即如完美的智慧和眾多尊名的跡象的昭示一樣，為了眾多精妙的智慧，在宇宙的物質基礎上創造一部分存在物。憑藉供給者的法律向聽從命令的微粒和物質發佈命令，讓它們依據命令工作。有轉化為無及無轉化為有，這是最容易、簡單的，而且是永恆的、普遍的法則。在春天裏，面對三十萬中生命的形態、特徵，甚至除微

粒之外所有的模式、情形從無到有創造的權能，說“從無絕不能到有”的人應該消失。

摒棄自然創造論並擁抱真理的朋友說：我用微粒數量般的感謝、讚頌、讚美真主，我獲得了完美的信仰，我擺脫了懷疑和迷誤，疑惑不復存在。

أَلْحَمْدُ لِلَّهِ عَلَى دِينِ الْإِسْلَامِ وَكَمَالِ الْإِيمَانِ  
﴿سُبْحَانَكَ لَا عِلْمَ لَنَا إِلَّا مَا عَلَّمْتَنَا  
إِنَّكَ أَنْتَ الْعَلِيمُ الْحَكِيمُ﴾

感贊安拉賜予我們伊斯蘭教及信仰的完美。

**【贊你超絕，除了你所教授我們的知識外，我們毫無知識，你確是全知的，確是至睿的（古蘭經2-32）】。**

## 《光明書信集》的作者 白迪歐澤曼賽義德努爾西的生 平簡介

有關白迪歐澤曼生平的資訊請參閱最權威的著作《傳奇的一生》（Tarihçe-i Hayat）。在此，我們根據此書為白迪歐澤曼的生平作一個簡述。

白迪歐澤曼於1877年在比特利斯省的努爾思村降生。僅六歲時因滿懷求知的渴望並在幼年時離家求學。他展現出了諸如對最難的問題的輕鬆解讀、經典書籍閱後的輕鬆背記、在三個月內掌握了通常需要二十年才能掌握的經堂知識以及在知識辯論會上的獲勝等方面無與倫比的表現被當時的眾學者稱為“曠世奇才”（白迪歐澤曼）。

在他四十五歲之前被稱為“舊賽義德”的期間，他在土耳其“東-西”遊歷時，親身經歷並注意到伊斯蘭世界及土耳其存在的種種問題。他認為迫在眉睫的教育是建設一所同時教授宗教與自然科學的大學，並為此傾盡所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與學生們一道組成志願軍奔赴戰場，為保家衛國做出了巨大貢獻。被俘後在俄羅斯被囚了兩三年，隨後成功越獄並在伊斯坦布爾的伊斯蘭智慧宮任職。在敵軍入侵伊斯坦布

爾期間發佈了《魔鬼六計》與入侵勢力爭鋒相對。1922年末受邀去安卡拉，他呼籲新政府的當權者保護伊斯蘭的傳統。他拒絕了安卡拉政府對其為國會議員、東部總教長及宗教協會委員的任命。他於1923年5月離開安卡拉前往凡市，在那裏忙於功修與古蘭經的真理相關的工作。

1925年在凡市期間、被流放到巴爾杜爾以及從巴爾杜爾到巴爾拉為“新賽義德”時期，他在相繼著述的作品中注釋及論證了信仰與古蘭經的真理。這些作品，使感覺信仰處在危險之中的人們熱烈的青睞和渴望表露無遺，其作品在全國內手手相傳而且很快在世界上傳播開來。

看到開展的服務被群眾認可，受信仰與國家的隱匿的敵人製造麻煩的形形色色的惡意中傷他於1935年在埃斯基謝希爾、1943年在代尼茲利、1947年在阿菲永和1952在伊斯坦布爾被帶上法庭。在伊斯帕爾塔、卡斯塔莫努、埃米爾達他被永久性監視被迫在監控下生活。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裏仍然矢志不移的為信仰服務，《光明書信集》為其坎坷的一生中最輝煌的成果。

因罹患重病，他於1960年3月23日齋月第25個夜間在尚勒烏爾法歸主。祈主賜福他洪澤般的憐憫。

